

那山 那球 那海

□张圆

我的足球启蒙，是在父亲宽厚的肩膀上完成的。

那时候，我还小，只觉得满场的人追着一个皮球跑来跑去，实在有些傻气。父亲却是个痴心的，总要拉着我去。印象里，体育场还不似如今这般宏伟，水泥的看台，挤着密密匝匝的人。父亲把我架在他的肩头，于是，我便拥有了一个俯瞰“芸芸众生”的、摇晃的“王国”。那“王国”里喧嚣着一种我那时还不能理解的、热蓬蓬的生命力。小喇叭吹得震天响，像一群亢奋的蝉；人浪起来的时候，父亲便托着我，跟着那潮水般的欢呼一同站起、坐下，于是我便像坐在一艘破浪的大船上，四周是山呼海啸的人的海洋。那时的我，只是贪图这份热闹，至于那绿茵场上二十二个人的喜怒，于我，还隔着一层懵懂的雾。

后来，年岁渐长，课业像不断上涨的潮水，那喧闹的体育场，那单调又激烈的游戏，便被远远地搁在了记忆的滩涂上，蒙了尘，蒙了色。

直到今年国庆前，一个沉寂许久的聊天窗口忽然跳动起来。儿时的玩伴，弹过来一个链接，简简单单几个字：“鲁超，国庆节，泰安体育场。”心里沉睡已久的弦，被这寥寥数字“铮”的一声拨动了。

那天，我又走进了那座熟悉又陌生的体育场。只是这回，是我牵着父亲的手。他笑着拿着小喇叭、助威棒，眼角堆起深深的褶子，那里面藏着我整个懵懂的童年。

票价只要十块钱，我们却看到了一场价值千金的盛宴。那些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真是初生之犊，像

一团团燃烧的、不知疲倦的火，在绿茵场上奔突。我看见了28号白云飞一次次撕裂对方的防线；我看见了1号门将张家豪，如一只沉稳的雄鹰，在高的门前筑起“叹息之墙”。传球如流云，跑位似流水，而当那一记石破天惊的“世界波”轰入网窝时，整个体育场仿佛被点燃了，沸腾的气浪直冲云霄。我侧过头，看见父亲攥紧了拳头，孩子般地高声叫好，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焕发出一种我许久未曾见过的、纯粹的光彩。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陪伴的意义或许就是让时光倒流一瞬，让他再一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中场休息灯光暗下，《我爱你中国》的旋律缓缓流淌。起初是一点，两点，继而是一片，一万点……看台上，两万多部手机的灯光亮起，星星点点，连成一片温柔的、起伏的星海。随即是磅礴的两万人的合唱。那声音不像助威时那般热烈，它浑厚、悠长，像夜色里沉静的山，又像月光下涌动的海。我的眼眶猛地一热。这片星海之下，是我的家乡，这些放声高歌的人们，是我的父老乡亲。那一刻，足球的胜负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

第二场比赛前，我在朋友圈里“奔走相告”。果然，座无虚席。而这场比赛的惊心动魄也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当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时，偌大的体育场，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战鼓在胸腔里擂响。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悲喜，已与场上那支年轻的队伍紧紧地系在了一起。他们是我们的城池、我们的营垒，是我们这座小城掷向广袤世界的一张滚烫的名片。球进了！我们赢了！狂欢如火山喷发。我和朋友们相拥，吼得大汗淋漓，嗓音嘶哑。那种劫后余生般的狂喜，若非亲历，断难体会。

后来的主场半决赛，我们与济南战平。终场哨响，我看见场上那些小将们，一个个瘫倒在草地上，遗憾地用球衣蒙住了脸。看台上的我们，也哭了，但当我们看到李白教练，红着眼眶，用掷地有声的声音向看台保证，一定会带我们打进决赛时，我们用力地鼓掌，将所有的信任与期盼都托付给了那一片倔强的黄色。

那群少年，像我们这座城市的名字所昭示的那样——稳如泰山、为泰安而战！而我们，都是大海里一朵欢喜的浪花。

城建壮歌·泰山筑梦

□谢奇芳

初生之犊

泰山巍，汶水长，少年郎，踢球忙。
皮球跳，草坪香，小将梦，心中藏。
晨光微，练射门，夕阳斜，盘带忙。
城建队，初成长，绿茵场，写华章。

厉兵秣马

战鼓擂，旌旗扬，集训营，练兵忙。
晨跑操，踏霜露，夜训课，披星光。
传切配，如织锦，防守固，似铜墙。
教练语，记心房，战术板，细参详。

首战告捷

旌旗展，号角响，初登台，亮相场。
红衣动，如烈火，绿茵滚，似波浪。
首进球，全场沸，终场哨，胜局定。
少年抱，喜若狂，城建名，始传扬。

死忠追随

北看台，战歌扬，鼓声震，旗海荡。
老球迷，泪满眶，小娃娃，摇棒忙。
远征军，随客场，呐喊声，震穹苍。
城建蓝，是信仰，同血脉，共担当。

城市荣光

煎饼摊，播赛况，出租车，议球忙。
校园里，模仿秀，公园内，练习场。
老与少，皆球迷，城与人，共梦想。
泰山脚，足球热，如火茶，似潮涨。

永恒传承

不论胜，与负赢，城建魂，永传承。
拼搏劲，如山屹，团结心，似水长。
足球梦，代代续，绿茵情，世世扬。
此经诵，精神彰，泰山巅，共仰望。

